

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

张超林,李鹏军

(西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唐代三峡地区形成了浓厚的经商风气,主要表现在大批盐商的产生、外出经商者众多、大量外来商人汇聚三峡、各类市场空前活跃。导致经商潮兴起的原因与当时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人口状况、物产资源等有着密切联系。经商潮的形成对唐及以后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唐代;三峡;经商潮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1-0066-03

On the Tide of Trade in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ang Dynasty

ZHANG Chao-lin, LI Peng-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trong trade tide was formed in Tang dynasty in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reflected on these sides, such as the emerge of salter, many merchandisers to go out, many merchandisers coming from other places.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the trade tide related tightly with condition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communication, popul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forming of the tide of trad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economy and lives of these area in Tang dynasty and after.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tide of trade

一、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

唐代三峡地区经商潮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大量盐商的产生、大批商人外出经商贸、外来商贾汇聚三峡、各种市场空前繁荣。

第一,大批盐商的产生。唐代三峡地区盛产井盐。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奉节“有永安井盐官”、云安“有盐官”、大昌“有盐官”、南浦“有涂盐、渔阳盐,盐官二”、临江“有盐”、彭水“有盐”。而另一方面,唐代盐价不断上涨,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价斗十钱。至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计安史之乱起至肃宗乾元初,前后五六年间,盐价暴涨,增加十倍。而至贞元四年,“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1]由于盐价一涨再涨,从而形成“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2]。正是在高额利润的诱导下,唐代三峡地区不少居民“煮而利焉”^[3],并由此造就了一批富豪盐商。峡中盐商常某在江陵经商“囊蓄千金”^[4],云安盐商龚播“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5]除了富豪盐商之外,一般百姓也常常贩运井盐,从中获利,以给衣食。杜甫对此曾在《负薪行》中记载当时三峡妇女“筋力登危集门市,死生射利兼盐

井。”(《全唐诗》卷二二一)

第二,外出经商贸者众多。唐代三峡地区在繁荣的过境交通贸易刺激下,许多沿江居民和土著商贾充分利用三峡水路交通的便利,顺江到荆南一带从事商业贸易,其中又以从事贩运贸易为主。唐懿宗咸通年间,巫峡朱氏“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孺。”^[6]

杜甫在其诗歌中对此风气更是进行了生动描述。如《最能行》:“峡中丈夫绝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牒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拖入波涛,撇漩捎渍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全唐诗》卷二二一)

又如他的《夔州十绝句》中描写道:“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全唐诗》卷二二九)

唐代其他诗人对三峡地区的这种经商风气也多有记载。如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诗有“瞿塘饶商贾,音问莫令稀”(《全唐诗》卷一七三)。王建《江陵即事》生动描述了巴童在江陵从事商品交换的画面:“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全唐诗》卷三百)

此外,唐诗中还有不少侧面反映当时三峡地区商人外出经商的诗句。如送别商人回巫峡的“行舟闻商估,宿在枫林

收稿日期:2002-07-03

作者简介:张超林(1978-),男,四川平昌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

下。此地送君还,茫茫似梦间。巫峡通湘浦,迢迢隔云雨……”^[7];反映三峡商人在外经商不归、妻子在家苦苦等待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8]以上这些诗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在浓厚经商风气熏陶下,峡中商人离别家室、克服艰险,长年在外经商的社會画卷。

第三,大量外来行商汇聚三峡。唐代三峡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许多荆蜀商人纷纷汇聚三峡从事商业活动,对此唐诗中有不少描述。如张潮《长干行》记述一位富家女子变卖嫁妆、资助丈夫到巴东经商的故事。诗中写道:“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远方三千里,思君心未已……孟夏麦始秀,江上多南风。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全唐诗》卷二十六)又如李白《荆州歌》中描述“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蚕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全唐诗》卷一六三)。此外不少唐诗还反映了胡商在三峡经商的情况。如杜甫的《滟滪》诗中有:“估客胡商泪满襟”(《全唐诗》卷二二九);他的《解闷十二首》诗中有“商胡离别下扬州”(《全唐诗》卷二百三十)等。大批商人汇聚三峡,激活了当地商品经济,也促成了三峡地区经商潮的兴起。

第四,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的形成和活跃。唐代三峡地区浓厚的经商风气还表现在当地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的形成和空前活跃。唐代诗文中反映这一时期三峡地区各类市场的有:(1)草市:郑谷的《峡中寓止》:“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全唐诗》卷六七四);(2)小市:杜甫《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小市常争米”(《全唐诗》卷二二九);杜甫《槐叶冷淘》:“新面来近市”(《全唐诗》卷二二一);(3)药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川峡每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李复《夔州药记》:“匠率求药于市,市肆听于贩夫,真伪尚且不辨。”(4)蚕市:《方輿胜览》载大宁监春日有“蚕市之乐”。(5)水上市场:司空曙《送夔州班使君》“晓樯争市隘”(《全唐诗》卷二九二),王维《晓行巴峡》:“水国舟中市”(《全唐诗》卷一二七)。尽管当时各类市场的组织形式还比较初级,但通过这些市场的繁荣也折射出当地经商风气的浓厚。

二、经商潮形成原因

一般说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总是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容易产生繁荣的商品经济,而在山高水险、开发较晚的地区,商品经济则较为落后,商业意识也较为淡薄。但是唐代三峡地区却在“漠漠烧畚烟”^[9]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形成了一股经商潮流,产生了活跃的商品经济。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三峡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对土地和农业的绝对依赖,而从艰辛的商旅活动中寻求生活的出路。唐代三峡地区山高峡深、地广人稀、垦殖指数十分低下,农业耕作方式仍以刀耕火种为主。当时不少诗人对这种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进行了生动描述。如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中有:“烧畚度地偏,有时

惊叠峰,何处觅平川”(《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又如刘禹锡《畚田行》诗写道:“何处好畚田?团团缦山腹……由来地势,径寸有余阴。”(《全唐诗》卷三五四)。烧畚的农业生产耕作方式直到宋代也无较大变化。宋人记载:“峡农生甚艰,斫畚大山颠。赤埴无土膏,三刀财一田。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烧原。……”^[10]以大宁监为例,每年田赋“不满六百硕”^[11]。因而认为“峡州天下最穷处”^[12]。农业生产对气候条件产生绝对依赖。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代,要维持基本生活已经相当不容易。倘若遇到灾荒则不可避免地出现民不聊生、卖妻鬻子的悲惨局面。唐代李复在《夔州旱》中描写道:“蛮商奸利乘人急,绿江转米贸儿女”^[13]。正是为了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谋求生活的出路,唐代三峡地区不少居民才不得不转向经商,以给衣食,最终形成了一股经商高潮。

其次,唐代三峡地区人口不断增加,而人口的容纳又受到有限土地资源和原始耕作方式的限制,致使人们生活压力增大。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唐初到天宝年间,三峡地区人口增长了67 300多人。其中仅夔州一地人口就从贞观年间的39 550口增长到天宝时期的75 000人,增幅几近一倍。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加快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三峡地区的人地矛盾,迫使部分人口转向商业活动。

唐代以前的几次移民活动使三峡人口增长不少。如东汉末年南阳、三辅流民一万多家避乱入蜀,其中南阳百姓就取道三峡。三国时刘备率荆州之民万余家经三峡入蜀,其间都有不少百姓滞留峡内。西晋时期,蜀中人口大量外迁,也是经过峡路,滞留三峡的百姓为数不少。这几次迁徙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三峡地区人口的增长。唐代川渝地区政局稳定,每遇中原战乱,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都到此避难。在此过程中许多人避居峡中,使得三峡地区人口显著增多。^[14]另一方面,唐代不少王公大臣被贬到三峡地区,成为三峡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据《新唐书》记载唐太宗长子承乾废徙黔州;第十四子曹王明徙黔州;高宗长子忠废徙黔州。大臣如刘晏、第五琦、陆贽、白居易都曾被贬于忠州,王叔文被贬于渝州,王伾被贬于开州等等不胜枚举。伴随这些王公大臣,其家族成员也大量移居三峡。此外,由于唐代三峡地区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自然增长也较高。这也是三峡人口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

第三,唐代三峡水路交通便利,过境贸易繁荣推动了三峡地区经商潮的形成。唐代三峡造船业十分发达,行船技术大大提高,为三峡地区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史载“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15],到唐末即连“西川奏章亦多取巫峡”^[13]。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唐代三峡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例如当时三峡云安军,当峡路要道“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杂聚焉”^[3]。同时水路交通的便利也促进了三峡地区过境贸易的繁荣。唐诗中有不少诗句对此进行描述。如“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16]、“浪里争迎三蜀货”^[17],以及“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18]、“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19]、“日晚出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

来”^[20]。这些都是当时商船频繁往来三峡水路的生动写照。三峡水路交通的繁荣给三峡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带动了三峡地区过境贸易的发展。由于受到过境贸易的直接刺激,三峡地区逐渐形成浓厚的经商之风。

第四,丰富的物产为唐代三峡地区经商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如前所述,三峡地区拥有丰富的盐资源,盐的分布和开采范围较大,而且沿峡许多州县都设有盐官从事盐业管理。由于中唐以后实行榷盐政策,经营盐业获利颇丰。所以,盐业成为唐代三峡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和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内容。三峡地区历来盛产茶叶,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名茶。如夔州的“香山茶”^[21],涪州“出三般茶:最上宾化…其次白马…最下涪陵”^[22],“忠州之南宾有四园:一多陵,二多波,三波罗,四思龙”^[23],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品。三峡东部的夷陵城,当峡路东口重镇,“自古控荆吴”,多以“椒、漆、纸通商贾”^[24],其中尤以“夷陵纸”结实不朽而出名^[25],远销四方。唐代三峡纺织品也十分丰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遂州的“樽蒲丝布”、合州的“葛布”、开州的“白纡布”、万州的“绵绌”、涪州的“獠布”,南州、溱州的“斑布”都是有名的纺织品,而且是进献朝廷的贡品。唐代三峡地区还盛产各类水果。杜甫在夔州的瀘西庄主要种植柑桔,面积达到40多亩^[26]。唐代三峡地区荔枝分布较广,尤其是涪州妃子园的质量最好,“颗颗肥大”^[27],丰富的水果不仅供百姓食用,还进入市场,进行商业交易。宋人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中记载:“新城果园连瀘西,枇杷在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可见水果也是当时重要的商品之一。这一时期,三峡地区还盛产多种山药和中草药,并形成了专门的药市。另外熊、黑、猴等野生动物数量也很多,其皮毛常常成为交易商品。总之,丰富的物产资源构成三峡地区的重要商品,它们为唐代三峡地区经商风气的形成和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三、结语

三峡地区的经商潮促进了当地各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区域商业的繁荣,推动了三峡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以户多少、资地美恶”为标准,唐代三峡地区上县、中县所占比例大大高于长江上游其他区域。仅以夔州为例,四县之中,上县有二,中县有一,下县有一。那么何以在“赤埴无土膏,三刀财一田”的生产条件下创造了如此经济水平呢?笔者认为这与沿峡居民经商之风带来的商业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唐代三峡地区兴起的经商潮到宋代达到高潮,并奠定了三峡地区在长江上游的重要商业地位。宋代三峡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然而若以户均商税来看,三峡地区却大大超过长江上游其它地区,甚至较素以商业繁荣著称的成都平原都高出许多。^[28]而造成三峡地区户均商税高的主要原因正在于自唐以来三峡地区浓厚的经商风气。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宋祁.食货四[A].新唐书(卷五四)[C].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王象之.大宁监.风俗形胜[A].舆地纪胜(卷一八一)[C].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 董诰,等.夔州都督记[A].全唐文(卷五四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李昉,等.关国妹[A].太平广记(卷二七一)[C].北京:中华书局,1969.
- [5] 李昉,等.龚播[A].太平广记(卷四〇一)[C].北京:中华书局,1969.
- [6]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一二)[C].北京:中华书局,1969.
- [7] 古别离[A].全唐诗(卷二八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江南词[A].全唐诗(卷二八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 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A].全唐诗(卷四三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 范大成.劳畲耕并序[A].历代三峡诗歌选注[C].成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11] 祝穆.大宁监[A].方輿胜览(卷五八)[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 [12]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3] 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4] 马雪芹.唐代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N].光明日报,1997-11-11.
- [15] 元稹.钱货议[A].李昉.文苑英华(卷七六九)[C].明代善本.
- [16] 杜甫.柴门[A].全唐诗(卷二二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7] 卢纶.送从叔叔永川[A].全唐诗(卷二七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8] 杜甫.夔州歌十绝句[A].全唐诗(卷二二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9] 卢纶.送何召下第后归蜀[A].全唐诗(卷二八〇)[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0] 刘禹锡.堤上行[A].全唐诗(卷二六五)[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1] 李肇撰.唐国史补[A].叙诸茶品目(卷下)[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 [22] 汪灏.茶[A].广群芳谱(卷八三一)[C].上海:上海书店,1986.
- [23] 张澍.蜀典·诸茶名[A].茶谱[C].清光绪二年藏经书院重刊本.
- [24]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九)[C].台北:世界书局,1986.
- [25]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三)[C].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6] 杜甫.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瀘西果园四十亩[A].全唐诗(卷二二二)[C].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7]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8] 蓝勇.深谷回音——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